

「了解神聖」課程
主題四：傳遞神聖的語言 深化班 閱讀報告
學員：梁翠茵

今次的閱讀報告，筆者分別閱讀了老子《道德經》的一些章節、布爾特曼和朱光潛的一些資料文章。他們的思想都對筆者就有關傳遞神聖語言作出了一些的思考。

老子的《道德經》

在讀老子《道德經》時，自然會將其思想與基督宗教的概念相對照，筆者認為雖然兩者的起源在地域上相距很遠，但卻有相近的思想概念，現整理為以下幾點論述：

1. 老子《道德經》第一章就說：「道可道，非常道...」第二十五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可見老子所說的「道」是存在天地之先，永恆存在，萬物是源自它，可謂萬物之本源。¹而基督教版本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也寫道：「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它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它造的。」這裡說的「道」，原文是希臘文 **Logos** 即話語，英文譯為 **Word**，這就是神，萬有的主宰——天主。²可見兩者有不謀而合之處，兩者都認為神與言是相關的，甚至是一致的。
2. 《道德經》的「道」與《聖經》的「神」也是萬物的起源。《道德經》第一章說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四十二章說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當中「無」和「有」都出自「道」，這「道」演化出萬物，萬物由「道」而出。³至於基督宗教，聖經〈創世紀〉第一章一節就已記載：「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可見天地也是出於「道」，兩者也有相近的思想。⁴
3. 「道」與「天主」都是不能全用言語解釋的。⁵在《道德經》中說：「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說真正永恆的「道」是不能說出的，不能用言語完全的解釋。⁶而聖經也有類似的描述，當梅瑟向天主問祂的名字的時候，上主回答說「我是自有者」(I AM WHO AM)，這相信是一個梅瑟頗難以理解的答案，一個很玄虛的答覆，也可見用人的言語是難以解釋這上主是什麼，有何特性。⁷

¹李建平：〈基督教與道家思想〉，《李建平的思與詩》2020年12月1日。

https://cplee2020.blogspot.com/2020/12/blog-post_54.html

²同上。

³同上。

⁴同上。

⁵同上。

⁶老子著，張玉春、金國泰譯注：《老子注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8），頁4。

⁷李建平：〈基督教與道家思想〉，《李建平的思與詩》2020年12月1日。

https://cplee2020.blogspot.com/2020/12/blog-post_54.html

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的神學理論

1. 布爾特曼認為言語非只是關乎說話者，也是說話者與聽者的關係，因此不同的人聽了相同的話，因為接收的不同、理解的不同，是可以有不同的關係。⁸ 由此，有關耶穌——上主的聖言，不同人的理解也可以不一樣，當中會存在差異，所以我們是否得到救贖，也視乎我們如何理解耶穌的救贖。⁹ 這讓筆者反思自己對耶穌受難的理解：過去從書本，從老師的教導，都讓筆者知道和了解耶穌受難的意義，但卻似乎只是一種頭腦上、神學上的理解，耶穌的犧牲始終難以被受打動，難以感受上主無條件的愛，也難感到神聖，筆者經常自問，這是否因為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導致對這事未能有深深的觸動？若果筆者是一個生於第一世紀巴肋斯坦的猶太人，這事就會震撼多了？若筆者是耶穌的宗徒，也更加不同了，相信意義會大很多。
2. 布爾特曼亦認為新約很多有關基督的宣告是按神話的用詞陳述和理解的，¹⁰ 即夾雜了很多當時的思想、用語，這些的思想到今天未必是適用和容易理解的，¹¹ 尤其基督宗教的世界觀對當今現代人似乎缺乏意義，那只是前科學時代的宇宙論，現代人有現代人的歷史處境，現代人不能擺脫現代人的生活和思想，¹² 所以他認為釋經的任務是必須去除神話性的宇宙觀，只抽取其真理。¹³ 就好似新約的比喻，說什麼比喻不是重點，重點在對天主的刻畫，對天主的理解。¹⁴ 在此理論上，筆者認為教會就正正做這樣的工作，例如彌撒中的講道，神父是要讓教友理解經文當時代的背景和意義，並抽取當中有關天主的訊息，並放入現今世界中，教導教友如何在現今社會中實踐出來，講道的時刻就是讓經文與現今社會的一個契合。

朱光潛的《詩論》

1. 朱光潛認為詩人就是先清楚自己的情感，然後找合適的語言形容它，將情感變為明確和可捉摸的，過程中，詩人未能完全表達到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常事。¹⁵ 這令我想到聖經的作者，他們也會否有思想、訊息想表達，但礙於形式（即語言）有限而未能完成表達？尤其舊約和公元初的時代，人們未必可以有好的文字能力，筆者會質疑經文記錄下來的內容，與天主的真正訊息相信是有一段距離的，所以筆者認為聖經內容雖是有關神聖的訊息，但未是完全或完整的真理。

⁸ 魯道夫·布特曼的《耶穌與道》，紐約，1934年，1958年；"Jesus and the word" by Rudolf Bultman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in 1934 and 1958.

⁹ 同上。

¹⁰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編，楊長慧譯：《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新北市：校園書房，1998)，頁95。

¹¹ 同上，頁95。

¹² 同上，頁96。

¹³ 同上，頁95。

¹⁴ 同上，頁96。

¹⁵ 朱光潛著：《詩論》(安徽：安徽教育，1997)，頁87-88。

2. 朱光潛也認為文字是死的，但經過運用，經過嵌在生命的談話中，則是活的。¹⁶ 他認為現今的文字古時已有，但用法卻不同，因為文化、習慣的關係，雖是同一的文字，但可有不同的意思。¹⁷ 筆者認為這個說法與布爾特曼認為基督宗教的宣告是按神話的用詞陳述和理解的觀點很相似。¹⁸ 就由於聖經的時代背景與現今的有所不同，所以聖經不應該只照現今的字面解釋，而是根據經文的時代背景加以理解，這樣的理解才較貼近真正的意思。
3. 朱光潛也認為語言有「說的」和「寫的」兩類，兩者是有一些分別的，「說的」是較為流動的語言，而「寫的」是較為固定和僵化的。¹⁹ 這思想讓筆者思考起福音來，耶穌當時的話應該是流動的，是活的，而教會是將祂的話固定，雖然固定後是一些精髓，但也可能是較為死板，欠了活和流動。這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好的是能更精準，能細心思考耶穌的話和意思，但不好的卻是一種的限制，不能活化，所以筆者認為補救的方法是當今教會將固定的經文意思上加以流通的活化，令文字更有活力。

綜合以上思想家的思想和筆者的思考，筆者認為既然神聖是偉大的，神聖應該是超越言語的，但神聖又不可沒有言語的表達，縱然不能完全言喻，不能完全的表達神聖，但卻可以表達一部份，所以表達神聖的文字是要不斷的加以修正、推敲，不斷再繼續求真，這是一個不斷追求的過程，這也許能讓人體會多點點的聖神與真理。

參考書目：

1. 老子著。張玉春、金國泰譯注。《老子注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8。
2. 朱光潛著。《詩論》。安徽：安徽教育，1997年。
3. 李建平。〈基督教與道家思想〉。《李建平的思與詩》2020年12月1日。
https://cplee2020.blogspot.com/2020/12/blog-post_54.html
4.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編。楊長慧譯。《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新北市：校園書房，1998。
5. 魯道夫·布特曼的《耶穌與道》，紐約，1934年，1958年；"Jesus and the word" by Rudolf Bultman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in 1934 and 1958.

¹⁶ 朱光潛著：《詩論》（安徽：安徽教育，1997），頁89。

¹⁷ 同上，頁90。

¹⁸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編，楊長慧譯：《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新北市：校園書房，1998），頁95。

¹⁹ 朱光潛著：《詩論》（安徽：安徽教育，1997），頁90-91。